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十三輯

沈雲龍主編

汪悔翁(士鐸)乙丙日記

鄧之誠輯錄

文海出版社
印行

汪

悔

翁

乙

丙

日

記

丙子三月 念園

汪梅翁乙丙日記序

晚近治洪楊史事者日多誠以洪楊創業垂統歷十有五年兵鋒所及達十六省摧陷六百餘城當道咸之際外侮憑陵朝政日非洪楊投袂起于金田由桂入湘順流而下奠都金陵復渡江北伐又復夾江西上摧枯拉朽所過如入無人之境亦以山陬海澨尙有故國之思豪傑之士欲倚洪楊以立功名飢寒亡命之徒蟻聚蜂屯往往不招而致故其部衆數百萬人四方響應者雲南甘肅之回貴州之苗縱橫淮北之捻或受其位號或遙通聲氣可謂盛矣及其亡也內構凶殘楊章駢戮遠開遠舉北伐之師燿焉然猶恃李秀成陳玉成之力下陷蘇浙財賦之區上保皖泗爲金陵屏障迨曾軍援贛援皖步步前進安慶旣克金陵三圍然後君殉國滅十餘萬人同日自焚而死無一降者何其烈也其人物若李開芳之守馮官屯林啟榮之守九江葉芸來之守安慶苦戰堅守視古名將無復多讓雖曾胡亦稱道之夷考其實則往往載籍無徵李秀成供狀出于自述最爲可信然當時洪仁玕已力辨其誣

見沈文肅
公政書三

乙丙日記

序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殆以其頗詆太平朝政也然出于追憶事實偶舛亦或有之此外則官書及檔案可窺見一二而顯示軒輊不盡實錄坊間低下之書全出傳會更無足觀洪楊建國自有制度若軍制禮制田法曆法地理以及宗教即汪悔翁亦謂其出于毛詩周禮實則參合中西別爲政教創始之際與後來施行容有增省然其事不可沒也願得而稽者唯賊情類纂及近人自海外傳寫當時詔旨詔書諄諭誼諭寥寥無幾且多太平初起時事後來遷變遂不可得而詳蓋當時以叛逆視之軍行之際未嘗注意搜羅事既平定則有關文籍焚燬唯恐不盡反賴西洋傳教之士收拾遺殘以皮藏其國圖書館而已在事曾胡諸人自不肯爲之詳紀其事卽身經亂離者口語傳聞亦只及焚殺之慘詆其章制文辭不經而已此洪楊之事所以無徵也予竊有志搜求排比舊聞略有紀述尤留意當時紀載往者予得悔翁手書日記乙卯隨筆丙辰備遺錄兩種因輯錄遺詩一卷印行之非欲傳悔翁之詩也以詩中涉及金陵初破時事且盛詆當時將帥無人皆有所諱忌不欲示人者日記中詩文而外多紀當時之

事以為悔翁學人必不妄語頗欲錄出別行十餘年來因循未果曾屬及門傳錄則

手稿縱橫塗乙幾不可辨皆謝不敏今年夏始發憤斟錄且為編次即此書乙丙日

記三卷是也

以所述自成癸丑甲寅乙卯迄于丙辰之事大抵皆乙丙間所記故為編定題名乙丙日記有去取無刪改間有同叙一事而詳略各異則加小注務以詳實為主不嫌瑣碎不加文飾庶得其真如以著書之例繩之則悔翁此稿本不欲示

人今以有斷筆附而手稿凌亂不能印始為校錄按年編次云爾

其著異者若洪楊曾刪定論語若捻子國號大漢若洪楊諸人

出身及所諱之字

湘籍日記謂洪楊以清明為著明辯有古意予初疑避大清國號及觀悔翁日記乃知其避楊秀清諱

若考試詩文題若讚美詞似皆他

書所不及其見之議論者謂洪秀全之殺楊秀清優于曹髦而為自壞長城數稱許

洪楊行軍及謀略之精可謂不以成敗論人者矣紀金陵城破時事尤為詳覈謂破

城者湖北匪民張子行也賊目皆未至考悔翁自咸豐癸丑之春及冬陷金陵城中

者幾一年曾却周軍師之聘

悔翁長女淑芹曾為楊秀清書記後赴水死

後始遁于蔡村翌年七月往績溪客胡

實中家者凡六年始赴胡文忠之招人鄂蓋先後七八年間耳聞目擊知之甚審筆

之于書不同虛構可必也世皆知悔翁專精史學而不知介潔自持不矜名不嗜利

不樂于為人羈縻不務虛橋之論唯志切于用世觀此書論事論兵論世亂之源及

乙 丙 日 記

序

二 明 齋 叢 刻

弭亂之道兼及當時將相煬蔽欺枉之術切中時勢實由書史閱歷而得間有稍涉偏激者則聊書憤慨非必欲見之施行或爲時所困自不能以今日恆解菲薄之然論及西學西法未嘗無擇善之意悔翁嘗爲魏默深輯海國圖志又嘗從包慎伯游魏包師法亭林皆具經世之志故悔翁通曉世務而漸漬黃老法家之言主張雖嚴刻而終遠身于富貴識力更進一等其乙卯隨筆自謂無宦情有脾氣難爲人下難徇則例貌及眉目不佳性有老圃氣知足安分樂無事如黃老喜殺不篤信孔孟爲十不可者足以概其爲人矣嘗疑曾胡定亂必有爲之謀主者文正自謂學商鞅耕戰之術文忠則綜核名實皆近法家及觀悔翁所論尊主權重名實峻刑戮深惡理學及承平拘牽之事文正自咸豐十年駐軍祁門又悔翁平昔所主張何其所見之若合符契也及細譯曾胡書牘乃知悔翁實嘗爲之策畫蓋蘇浙繼陷債事者或敗或死失所憑藉文正拜統籌全局之命東南始有轉機是時悔翁方客于文忠從容論列必有人所不及與知與聞者觀文正書牘中覆汪梅邨書云來示所舉十條第

一第四條當于本月內行之第二條裁官裁綠營俟履蘇日行之第五條乃弟近年

行軍之微旨第六條亦今世必變之惡俗唯第三條和夷或另簡派有人第九條修

築礮卡事有未逸第十條疾驅入吳力實不逮負閣下殷殷期望之心書札卷六又云所

示四事江淮運米一條鄙人本有此志以皖南軍事無利未遑遠圖新歲稍得便宜

即當投袂東行治軍淮浦以副厚期書札卷七又覆胡宮保書云梅邨兄兩信前信祇速

進蘇州一條難行餘九條皆可行無一迂腐語兩月內必一一行之此信不如前信

之切當而滿腔熱血噴薄紙上有此血性男子而潦倒一生天下安得不乏才哉書札

卷十二稱其學行則曰耿介曰洵積學之士曰梅邨境遇可憫俠烈可敬學問可畏曰

梅公之古藻聯翩書札卷七卷二十卷二十二覆胡宮保曰學問淹雅人品高潔鄙人素所企佩書札卷二十傾

倒可謂至矣又觀文忠書牘云梅邨老人前後三函均博大精深胸有千秋目營八

極當以小幅裝成以資省覽為滌公謀即不盡為滌公謀遺集卷七十三致書局牙齶周文案其論梅翁之

行曰頌梅邨義烈之士如靖節先生以詩鳴而俗人以爲高士也讀二女節孝序令

乙丙日記序

三 明齋叢刻

人增敬

遺集卷七十三致文
本書馬松家結君

又云此曠代醇儒也孤介不可逼視

遺集卷七十
五復經方伯

其論梅翁之學

曰梅邨所擬體例均是如伐某國取某邑凡兵事之無當于兵略者不錄其意良是所言各條亦均是唯渠之輿地之學極爲精博刪繁就簡非梅邨自爲之則恐擇之

不精也

遺集卷六十三與蔣文
若瀟刊讀史兵略事例

又云梅邨所著極佳此編成必敬授諸君子各一部精而熟

之可爲帝者師矣

遺集卷六十四致牙
藍文家種畫詩贊

文忠本梅翁鄉舉座師乃尤致敬盡禮時尊稱之曰

梅公曰梅老或梅邨老人虛己以聽如文忠者今安得有其人哉特曾胡所謂三書

今梅翁文集已自刪削不登一字不悉其所語維何

梅翁文集別有上會編卷三十一論兵第一條
寫卷一頁經略四省皆無所謂十條與四條者

予

見梅翁辛酉所撰緣學道齋日錄

東方文化園
書館所藏

有安慶初下時致文正書稿云夫兵以常

戰而強用以不濫而足人以博觀而知事以綜覈而理聞前敵軍臺經營伊始恐有

進繁縟鴻闊之規以營其門戶醉飽之私者願遠燭艱難慎持于權輿之際簡而核

樸而不飾介而易通閩公之治楚北致有可采也又致文忠書云兵事度益艱南北

兩岸除多鮑二軍以外唯水師及韋軍可用他皆丹鉛文士或又器局褊狹不能與

人共功名一旦得志必有尾大不掉之慮餉源日蹙言利者不深維民不可下之義
騷擾揜克以陵其生誠恐教匪扇之憂生肘腋得不償失可爲寒心張仲遠觀察李
香雪都轉通知時變若延之左右商度事體而丹初星槎交相贊助多拔偏裨勇敢
之士廣募椎埋亡命暴虎馮河之徒以資爪牙楚其猶有豸乎又云楚軍今日之勢
在無戰將非無統領若推赤心于韋志俊陳大福以爲統帶合之多都護李成謀可
得四將邀楊彭同力並進以神速行之以奇軍參之庶其有濟不然恐蹈江南之覆
轍也閻丹初精明洞察吳木翁質樸忠厚李香雪通曉時變李午山清恪溫恭羅仙
舸篤敬和平終必不負吾師處士若丁果臣胡東谷張廉卿洪琴西皆忠信明辨足
資詢訪他人則如地師羅盤內層所差不過一綫而引而伸之遂至秦越緣其本心
亦豈欲大負吾師而其性所親近者忍于負伊伊遂不得已而負吾師甚或外慝內
黠巧趨涼熱漫無見解有同利鼓雖有襍綫之才斗筭之用豈足與贊襄大猷哉又
云犬馬留戀之意則願進替言曰召椎埋亡命之徒而不重用文人也曰收召淮北

及秦甘邊境湖南苗蠶之勇而不專用長沙岳州寶慶也曰推赤心以待韋志俊等
降人以爲將率也曰召降以術散其黨羽也曰用人不拘一格而貪詐使爲吾用也
曰兵以奇變致勝不必專于堂堂正正也曰所召徠賢才當使進言以弼大政不必
徒象之如豕羊也曰理財宜勿過朘削脂膏恐腹內教匪滋事藉爲口實也曰選士
宜以膽力非來投者皆錄用也曰保舉不宜過濫使豪傑慕功名也而其大要則有
二曰機密曰神速今欲舉一事前數日民間皆知之而賊益爲備非密也用兵以靜
待動賊知吾此謀而任以數千人羈絆我軍而專力四掠我不能救因以重困綿延
歲月財殫民瘠必有土崩之勢教匪乘之以通于賊病遂不瘳可爲寒心張觀察仲
遠李都轉香雪閻農部丹初皆瞻智宏才願下愚論俾各抒所見吾師斷之以施之
政則士鐸雖面待誨言亦不是過矣

今梅翁文集中有上胡宮保書
詞意與此略同而言尤切直

若梅翁者丁寧欺密能見
其大可謂忠告善道者矣又與文忠書自狀云士鐸自度其才不足毗益時事素性
剛躁不能委蛇曲折體于人情故矢不與事權苟竊薪米以自存活又云士鐸自涉

世故即痛惜人滿之患知天地山川之力必不能供此取給又貧富相耀扇其伎求者欲攻取動足致亂而在官者方日以習氣自矜文酒相尚崇虛浮而忘實致盡蹈西晉干寶之論此皆盧扁不救之症也故矯枉過直好老莊之談以謂才不足以濟變力不足以撥亂又志剛而褊易嬰人怒區區之志唯欲苟全性命于末世然無附郭之田祭祀饗殮不得不藉筆墨以自贍又以爲徵收朱墨諸侯下客古人所謂抱關擊柝者與之相近其職易稱受償雖微而每食無餘差足自了

以上皆曾胡語稿有梅翁手批概從刪削

梅翁

之言如此足覘其所志故文忠之薨文正招之入幕以編文忠遺書辭甲子以後始歸金陵然遜謝始終居忠義局而已殆即文忠所謂孤潔不可逼視亦即梅翁之所以能盡言而曾胡之所以能受盡言者歟大功成于曾胡乃由自命迂拘拙滯之一書生發其端緒書生之有益于人國也豈不重哉同時楚南王壬翁年輩稍後于梅

翁

湘綺日記同治辛未九月二十三日訪梅都亭其健在也問極露枯之說云俱見丙氏春秋又告余以諸子校本據梅翁語要生故有健在之說梅翁卒于光緒十五年八月十八矣一生遭逢不偶天以大年報之先于十一年以經明行修薦授國子監助教衛不足爲

梅翁蓋且非其本懷然亦可見儒生老壽之榮矣

亦嘗爲曾胡上客參預密謀而不樂仕宦然氣力足以指使諸侯

聲名奔放不可一世與悔翁退然若不足者不可同日而語及今觀之壬翁與肅豫
亭深契當咸豐八九年之際曾胡日趨嚮用必暗爲之左右以較悔翁畫東下進取
之策皆關全局誠哉不可軒輊然悔翁不離黃老刑名之見而壬翁則爲縱橫捭闔
固有靜躁之分亦即狂狷之別也往者予嘗認主亂世求治宜先讀史之說不知悔
翁丙辰備遺錄已明言學問之道史學第一輿地第二而皆必兼詞章自幸淺薄所
涉尙不悖于通人之訓深用自慕悔翁爲人曾胡推之至矣盡矣竊以爲不在其介
潔足欽而在曾胡不以利祿污人能成其高尚擾攘之會固非利祿不足以奔走天
下功名之士然足以牢籠中下之才而已彼豪傑之士與其事而獨無所取者其視
利之與祿若將浼我避之唯恐不速至于在上位者不惜以盜跖之餘污人喪人之
廉恥墮人之名節傷風敗俗頹流不返禍亂隨之益將無所底止然則在上位者其
罪豈足誅耶然後歎曾胡有不得而臣之士如悔翁者此曾胡之所以能成再造之
勳也予于此書所錄尤致意悔翁崇論閎議鉅細必具罔敢遺墜固以見其所言不

僅關繫一時一事亦欲稍稍以其學行風茲末世俾不盡逐逐于利名之途兼使後世服膺曾胡者知曾胡尙有服膺之人不能以利祿餌致或多其道以求之庶幾人才輩出足以挽救艱難盧子行所謂被之大道洽以淳風意實在此若謂僅僅以表彰鄉先哲遺書自慰抑亦未矣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十六日鄧之誠

--	--	--	--	--	--	--	--	--	--

汪悔翁乙丙日記卷一

江寧汪士鐸梅村原稿

後學鄧之誠文如輯錄

咸豐二年冬江寧戒嚴以革廣西巡撫鄒鳴鶴籌防局事為其曾在粵西與賊接戰也鄒仍承平故態以諸不諳軍政之委員總局務車馬輿從憑一紙文書為政而已

時事之變皆由于此不知軍事當親理也

十二月望後警報日至四城始議置礮石此外亦無守禦也調水師提

督福珠隆阿至營于南城外倉聖廟

去城不半里

兵數十人皆雅片鬼也結一二布篷于雨

花臺其兵皆恇弱如婦女不知何所用也三年正月三日友人顧子巽來辭行言避

寇至雲臺山從弟天錫至亦言其日富戶李作權出避于溧陽時諸門禁人移徙李

重貨門者而出于是逐日潛移者皆須貨守門弁兵始得出四日議遷城外礮坊米

穀于城內而諸儲米者不願又議毀城外民房而城外士民大譁生員李豐年入謁

郝宿藻方伯願無毀房而受其無咎

相道所須殺害舉數百何益于事者也

方伯惑之而止時巡撫楊文定禁

民徙甚嚴示民徙者立斬于是織造託故出城遂不歸諸候補及有風聞之戶如朱

銀號甘公興劉洋之類皆潛移而楊亦託言往京口籌防遂去十九日督憲陸建瀛
狠狠遁歸人始知時事不可爲二十六日鳴鑼出示安民令民開鋪戶言賊已敗遁
去八百里二十七日暮賊已至蓋時官皆未探聽皆未知也初方伯示于外召民謂
探知賊姓名頭目人數若干現屯何處來告者賞銀五十兩並無至者其時之憤憤
蓋可知也賊初至南城外駝行民與戰而無兵器叩城請兵城上不答民遂潰然賊
來不多也二十八日南門西門皆閉北門猶暫啟土地祠僧王雁翁佃戶皆從北門
出二十八日夕賊大至二十九日晨攻城據長干寺塔爲礮架以攻城內福提督運
火藥數百筒于報恩寺賊得資之以攻我于是飛礮滿城民牆屋多被穿毀則塔之
害也賊據南城外及上新河民房爲營以上新河木行之木爲攻具糧爲軍食金銀
器具皆足用此皆先事不知
後去之害也上新河木植甚衆賊爲雲梯數千具巨筏數千以濟其衆日
焚城外寺觀取其土木偶羅列山岡以疑人城破後賊盡焚
長干寺及塔二月初邵方伯死代者巡道
涂文翰以約
涂與陸建瀛某出示結街
涂陳書與屠城人知其不諱初六七日間儀鳳門坍一角旋補之賊遂于儀鳳門外

靜海寺穴城初十日置火藥以轟城此亦未設近城墜字之指城圯賊緣以上者二三百人城內圍戶

殺之俄而水西門一帶賊以雲梯上城者數千城遂破然賊入城卽至北極閣一帶

陸建瀛遇之于小教場死之而城南猶不知也是日巳刻猶傳聞籌防局獲賊數名

將往視之至江寧府東見飛騎數人曰已至虹橋矣始驚而回其實未明言至虹橋

者何人也歸則人皆閉戶見鄰人門外坐一人血流被面向余欲有言余不敢問疾

閉門而已時里巷寂如長夜蓋賊往攻滿城並開諸城門以進其兵也故城上之礮

轉寂

自二十九日至廿四日夜環攻礮聲無少休息也

其夕聞礮聲及角聲喊殺聲忽遠忽近始駭蓋先只聞礮我軍

不吹角不擊鼓不支更不喊殺也此夕與婦及次女懸帛欲自經然以幼子棄疾故

且未測虛實直坐一夜待之余坐前軒婦時時自內出省余恐其死也十一日辰刻

東鄰李捷于屋上挖牆相告言昨巳于門隙見長毛賊云云乃謀送婦女于屋後空

房暫避之甫去不移時而賊叩門至以搜索官兵爲名掠取財物余處前軒聽其搜

括賊來絡繹如織余偕鄰人俞錢吳三人聚處十二日辰刻一賊持刀叩門呼余往

擡尸辭則怒故偕鄰人段三三奚姓者往亦以在家之不安也四人擡一尸出南門外橋棄之河大功坊一帶賊騎如雲至城外不絕藩庫左右元寶遺棄滿路人無顧者賊皆紅巾短衣窄袖或紅或黑赤足紅綠長巾又以花巾繞項持刀矛或騎或步亦間有戴竹盃者以二十五人爲一隊隊伍甚肅衙坊之尸甚衆各鋪衣物棄置塞道擡尸出城棄于河而回過鄰人岳新堂宅則有賊正搜括並搜余身見無他物只錢二百文擲之去午後方扃扶其母來避自初九日午後路無人行入皆潛伏屋上相偶語至是始有人潛行也十三日辰自計在家甚難姑往岳宅問其何如至則岳門閉而其鄰段宅門首人甚夥因入視之見一賊踞坐持刀勸人往拜弟兄云拜訖卽回彼與一紅布條有記識遂免于害言之甚動聽而貌亦和煦時聞里人多往拜弟兄者其儀並不拜只一通姓名卽給一紅布掛衣上卽可出入里巷無阻礙鄰人李捷奚大開及門人高階平家皆如此遂偕岳新堂及其弟老八及段以溶段鏞段鈞及岳戚林文玉並一謝姓一馮姓一戚胡姓十人同往至白酒坊婁宅見來者如

蟻有持小紅布而去者有來者未有賊目也宅內食饌衣物山積聽人自食自取俄傳賊言此間屋狹不能容可至城外遂有一道州賊長而黑持刀導人出城至寺門首開油坊譚宅一賊立廳事前持黃布二方給人並一腰牌五五什什入之其黃布一印右一軍後四北一印聖兵方知爲所給遂令自炊食又來一賊云是新立之兩司馬轄余輩十人並里人馬姓等十五人共二十五人也其賊歛人宋姓貿易蕪湖爲賊掠來不數日也其副則蕪湖之鐵匠也此歛人甚平善自言不得已狀其悉午後欲回歛人云今日不能行明日可也遂宿于譚宅十四日賊云今日城外殺韃婆不能入城遂又住一日十五日歛人放岳新堂及段氏回云明日放余輩時岳段皆巧滑給賊回取物相餉故賊放之也然心知諸人必不來也夕與岳八言將潛遁余有家累未敢答岳以無盤費而止是日清晨此歛人往下關接楊秀清回蓋賊首始至也十六日岳新堂至而段姓以其甥朱長發及其舅氏夏永來代余自傷無人能代也遂向歛人言告歸入城則廣衢無人衣物狼藉屋宇門戶傾圮載望不敢由大

路姑由蔑街百花巷鞍轡坊銀作坊回至則室人移于王生振聲家先是段以溶偕岳新堂于十四日辰刻潛回下午岳携其次子至且帶余家信言期余十五日入城一決遲則不相見矣且言十三四日城內闔室自盡者甚衆云云余見室人及次女幼子于王宅又聞有一郝姓者訪余遂往見之蓋合肥故人也下午又匆匆出城携錢五百賄款人而款人以錢不能携不收也十七日賊傳聽令于雨花臺旣而言不必傳令又令結盟余恐賊有邪術遁不與盟其實賊無邪術也下午賊傳令十八日清晨上船同往鎮江揚州蓋賊前鋒已取二郡二郡官民皆先逃空城而已是夕與僞百長即前所書揚州人也書記熊姓岳州人言甚洽求爲緩之渠允以釋余及岳二人而清晨則段姓已遁岳亦携子去余窘甚于譚宅後門出五聖巷歸前段姓言其宅婦女相約就死于廳前焚香告神岳姓林姓與焉余于十六日回時卽移室人于岳宅欲其同死也至是回至岳宅則岳林段皆在瓊坐或高臥者余言賊必來索因強邀諸人去段姓堅不去惟與岳新堂林文玉朱長發往城北避之遂同往菩提廠訪吳甥宅至

則始知吳甥已爲賊掠至漢西門方同興米鋪作粗其家眷已在其戚余姓處山僧

殷勤給每人鍋焦半碗余酬以青蚨二百固辭再三始受食畢

雖領先歸
路食萬粟也

乃至同興店

訪栗生栗生勤懇爲告賊目陳某

湖南人故
細賊歸也

留爲牌尾而令朱長發回家探信言余去

後不食時鐵匠偕謝姓來搜索人諸婦人僞大哭云必自盡賊索無所得而去十八

日遂住同興店栗生照拂甚至十九日晤何祥垣見其爲老民始知賊有老民館二

十日遂偕岳新堂回于家立老民館適王振聲爲賊目某書記正管老民館事因詢

其規模而爲老民邀僧通慧及岳新堂夏永楊永保俞大元王萬有胡嘉言等館于

余家焉

初城內以鄒鳴鶴主籌防局局在舊王府慧圓菴以紳董主保衛局在白衣菴設保

衛總局于行口循二十二年夷匪事也而各保衛又有鄉勇分局局無定所以二十

五人爲隊一人領之給以頂帶火食銀人三錢于是文生無不領鄉勇者鄉勇約萬

餘皆市井無俚手無縛雞之力者人日青錢三百督院謂衆志成城人性皆善此真

知方之民而不知其皆爲利來也城垂破皆投兵器于井而四散始歎曰自古皆有死伊何不知民無信不立乎聞者哂之始守城聞礮聲又雇人助喊又立木表上橫桔槔以筐盛石繫之欲發以擊賊此笑談之語也城外拆屋一二號曰馬道時日未睹兵革不知其有益否也然鄒鳴鶴身在廣西與賊接者幾年亦復不知真屬憤憤而我用之以主局事宜其及也蓋時官皆存徼幸賊不至省之心以爲既可牟利又可事平居功陸爲鄒謀事平入告或可復官渠等蒙蔽朋黨伎倆固如此也城破日一曹姓銅匠領鄉勇者死之餘俱遁

嗣見賊守城法于各城外皆爲營壘壘以土垣不甚高厚留穿以置銃礮中爲更樓一高三層或四層樓上四面空敞以瞭望夜以支更其下爲房以居人壘內爲濠一外爲濠三四道環之多則有七八道者濠深八尺廣六尺八尺不等中密釘竹籤濠相間約丈上置虎刺荆棘巨木槎枒周密環布壘門門皆曲向濠上往來以吊橋此濠外又爲一大濠環城城上間二丈一更房支更更人每房五人直一更柝不許少

歛城內環城亦爲濠並上城坡亦濠之坡上置木柵閉城上人不許下每門設城守

巡守二人士卒不許脫衣而寢夜不點燈火不閉門我守城時令城內燈火如晝可笑夜不許人行日落

時寂如長夜惟賊之聽令者巡查者行焉賊每夕二更開城門之令小賊赴城門聽之城門砌狹城闕內置礮二

座城上女牆以筐盛石置之備拋擲石擊木作聲狀也城內各街皆置更樓街有他館館又各

一更樓而北極閣覆舟山一帶尤衆故全城內外在目如繪一聞戰則更樓吹角各

館人持械疾赴韋昌暉處聽指揮少延則斬然後知我軍守城真兒戲也

十二日鄰人劉宅有賊于其家打館夕食聞誦經聲舉則齊聲呼殺妖而罷初聞驚

恐謂其有邪術也先是傳言賊能放青煙以迷人相去甚遠可以忽至人前有青煙

酸入人鼻不可耐云云其言出于藩署幕友謂爲信然既聞此益堅信不疑十三日

見婁宅壁上粘贊美云云不知何爲既至城外賊持一軍令人誦讀不熟者將撻

之其詞云贊美上帝惟天聖父贊美耶穌爲救世真主贊美聖神風爲神靈贊美三

位爲合一真神真道豈與世道相同能救人靈享福無窮智者踴躍接之爲福愚者

省悟天堂路通天父宏恩廣大無邊不惜太子遺降凡間捐命代贖吾僑罪孽人知悔改魂得昇天云云卽婁宅壁上所粘又卽劉宅賊匪所誦也時城外譚宅廳事爲道州賊後爲歛人宋似姓道州賊日食必率其徒誦此又教歛人率吾輩誦之乃知其空言恐喝實無邪術也探聽無人可哀哉

十四五日于城外極易行但有家累耳然後知亂世在鄉不在城也

十五六日城內人喧傳糾銀送賊曰進貢賊給以軍令貼于門首而賊卽檢有單者搜括謂其富也時有糾余洋二元者謂得此可以庇家後其人以他事未果賊在城城中人立水礮局一廣東販雅片者葉四主持之始亦影射多人繼賊調以出征其局遂散

二月十三四五六七八九之數日城內人無留戀財物微幸賊少住卽去心無家室婦女之累在外有熟人有生計識塗能健步身上略有數金盤費更能有同志相偕原可逃去故楊永保之兄宏保卽于十三日閒步出城而去蓋賊猶未欲安居城外

無卡子城門無守禦也二十日則漸緊矣以後遂不能出入然在城外營房者仍能遁也

馮經甫言績溪人比他處人不同世治則出而貿易世亂則歸家家各有田多者數十畝少亦數畝風俗儉樸力耕可以自給寇至則避于深山寇退則返不過數日地不當孔道寇不留行也衣物無值錢者賊所不取惟屋太高大懼爲所焚爾其言良然余言賊焚此屋則他日別爲卑小之屋正獲我心何懼之有知亂世平原之居不及深山也

余嘗以三事上當路一勤採問二十里設一局自省至安慶自安慶至湖北日十二時動靜迅聞一求人才不拘資格惟不取江以南人一易置要衝沿塗文武官令能保此方者授之不拘何項人將此輩巧宦勒令酌納銀若干乞休卽以此銀貼來者辦公其餘盡斬待報重囚及以軍威勒毀城外附近房舍公私船隻上新河木植南門米穀于城內出老弱婦女于他郡召定遠合肥懷遠鳳陽亳州壽州潁州徐州海

州洪澤太湖諸劇盜爲用而不召江以南鄉勇當路以爲不然而好言謂吾此格于例不能行也遂已蓋時時欲以王道行而卑論霸術也然而百萬生靈死于王道矣哀哉

二年冬十一月余訪江寧廣文過君釗于學舍過君于將午刻置盂水于案上令對日光而以素紙背射其影見成四出文指謂余曰此何祥也時寇尙在長沙也先是七八月間上新河地無故出煙如焚者數處近視則無又地震自南而北又自十一月至三年二月十日以前九十日間日皆無光既非陰雨而黯黯昏昏日月無色嗚呼天之所以示人者至矣余以書籍衣物之衆不能舍之而去以罹此禍危哉

二月十二日賊後一軍館于劉宅及高家巷郭家巷許家巷一帶強姦錢氏第三女其女與其妹皆自縊余隣也中郭家巷賊強姦闖師子女既而以重金取之高家巷賊又姦宰氏婦蓋賊之寇盜也十七日卽往鎮江後皆死于黃河以北

十一十二兩日余在家守舍與隣人俞錢吳三姓居然素不與洽故時見傾軋其間

錢氏稍佳俞最取憎俞紹興人也故十三日往尋岳新堂以其日夕在見之人也十
二日知護國菴德輝僧避于金沙菴本菴僧尙無恙十三日晚里人布衣汪松崖畫
者也與其隣李松滋約自焚死汪與妻王氏妾樂氏子師子李與妻莫氏女一子一
妹王姓同日焚死其屋卽賃于余者所謂金沙井老屋也李之妹王其子在滿營爲
賊所殺其夫王四爲賊掠去使掘濠爲我兵銃擊死其養媳亦焚死松崖女適童三
月十五日賊驅人婦出城投水死賣糕人改姓舉宅自焚死通源錢鋪何姓與門人
張靜卿皆闔家二三十口自經死皆此後一軍之虐也

咸豐改元竹皆生花冬日本介

江寧揚州二府

皆兵兆也

草木得氣之先也

江寧之禍在城大而無兵賊攻之方八旗奔命賊遂乘隙登城以其地無兵守之也
今日之難攻亦以城大我軍不足圍之也善後之策第一在毀城移總督駐蕪湖西
梁山間不于其城內移巡撫臬司駐江寧督標增募兵營足額三千名召募西北人
充之營東梁山上改江寧城北包師子山西包清涼四望東包後湖白土覆舟鍾山

爲長城四界平地因山爲基城在山上而聯今城北諸塘爲淀使盡城南西二面皆淺瀨不容巨舟而又不能步道濬淮爲大湖棄田數十里以蓄之城東面通步道而魚蝦葑菱蓮芡蘆蒲之利歲得制錢且百萬地之高者任爲洲以小港曲屈通江使出水緣隄傲河營植柳則險固甲于東南矣

以不在平地也

歷來開國之初兵皆強健而後嗣皆弱其故有四景運所鍾豪傑樂附蒼穹所眷鬼神効命其說固然其實則行師搶掠因糧于人不籌餉也以威挾制脅從遂衆不憂寡也盜賊逋逃視爲淵藪不肖人衆欣所託足借名爲姦盜之資糾衆肆恩仇之報此其三也焚掠搶劫迫脅良民幸而成功史臣諱之爲之粉飾而守文之主一味循舊章談慈愛守節制愛克不及威克此其四也若云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彼之士卒非承平之民哉

余之處危城而未移者在外無熟而可恃之人王厓宅瀕江不妥徽州太遠已去無人守宅一物不肯割愛喜舍陶朱公長子流也遠路無多盤川且必計及移後日食

日用並回日盤川使無人守宅則寇退無歸矣余藏書四十櫃何以負之而趨時胡邦華三兄南行盤川數倍他人更甚一小舟幾四五十元何以能給聞路上人行極難土匪搶掠甚衆而楊文定方示民間如敢訛言遷徙者立斬藩憲又示賊匪已退勸民開店如故鄙意向榮在湖北必追勦陸建瀛必迎勦琦善必自河南南趨以犄角皇上必急求方略四方必有救兵琦善必乘虛襲追而陸建瀛張芾蔣文慶堵截彼必腹背受敵安慶八卦城必堅而能守例以廣西湖南省城必不破即破亦須時日此上之小孤山此下之采石太平東西梁山必有重兵一路皆必稽時日俟安慶危急再行遯思可也向榮必羈絆其後不使東下不知九江以下直入無人之境非如入無人之境也不知陸建瀛託大不徵兵而使一至于此也賊至省城四鄉必受累去鄉五百里或可免城大而高又堅厚有陸建瀛福提督將軍都統駐防兵養育兵綠旗兵防堵局有鄒鳴鶴必可守又有撫臺都統蒙古駐防在鎮江楊殿邦在揚州爲聲援向榮在湖北與之相持見其東下必勦之即不肖亦必爲跟將軍尾其後

以追襲遲不過三五日即能到以爲外援必勝于廣西湖南必不破也

王雁處太近遠鄉無熟人無盤川則除王雁無他處也欲先下鄉後往他處則無投
向況城不破四鄉必不保績邑盤川重日久無以度日進退兩難且城內一切衣書
雜物不能盡携交與誰人不能舍也

癸丑正月十九日陸帥逃回進城二十日陳嫗回二十一日胡邦華垂泣勸逃不從
二十五日偕岳六汪松遊雨花臺見某都司甚焦灼二十七日夕聞賊先鋒至以後
賊日夜攻城不息二十八日晨聞南城閉二十九日賊攻城

二月初十日以前日皆無光初十日五更城破城南猶疑信相半已刻閉門一夜極
焦灼十一日清晨送室人及二女棄疾避于宅後機房梅氏空室中已刻賊來搜括
出入不息十二日賊搜括不息下午方屋及其母來避辰刻賊逼擡尸十三日晨往
岳宅見閉門自段宅入爲賊擄出城編管于賊之右一軍後四北兩司馬歛人宋某
營同被擄者岳六林文玉段以溶段鈞段鏞郭文彥謝某岳八口某凡十人以謝岳

二人爲伍長眷移王少卿家十四日殺旗婦于城外十五日岳段諸人回城內探眷屬欲回家取錢付賊未果十六日早岳姓回城外帶次女字來約回家一訣遲恐不及見矣岳六携其長子來段鏞未至以其甥朱長發來替自傷無人相代將不能歸也午後再三與賊言始放歸時室人及子女俱在王少卿家矣一見痛絕倉皇復出城携泉五百文欲賄賊也賊未索因未付眷始移寓岳宅十七日早賊傳聽令至雨花臺無所言也又回西刻賊傳令三更起四更食五更上船攻鎮江當夜訂遁歸計眷在高宅十八日早段岳諸人已逃己大窘賊覺人去大怒閉門橫刀將肆逆焉乃詭從賊營宅後門遁去由五聖巷轉出入城幸不遇人時室人及子女已移岳宅矣因暫至岳宅一省即北行恐賊來搜索乃與岳六林文玉朱長發疾遁至城西菩提廠訪吳栗生家信得知其詳僧留早食與以二百文堅不受強置之去遂至漢西門大街方同興米鋪則賊之典出聖糧館也栗生在焉相見喜甚告以其詳栗生爲謀告賊目陳某留爲牌尾並導見兩女等西刻使朱長發回南探信得知賊來索人徧

搜不見大罵而去云云十九日晤何祥垣見其為老民因知賊有老民一例因決計

歸家為老民邀同里之老者皆與焉午後偕岳六回家立老民館于家中岳新雲 王松濤 段以濟 郭文慶

俞二兄 張大兄 唐成山 唐成勝 高朋先 楊嘉言 夏老水 魏二兄 吳錫兒 丁如軍 顧子 韓六兄 陸大兄 王萬有 潘水保 陳亮甫 周成孝 傅永平 朱吉雲 盧錫周 楊順誠 林天玉 高立生 余大元 顧慶山 施明之 柏實誠

吳廷登通靈 凌錫 凡三十五人以此三十五人為斷餘在此與否無一定也是日眷歸家二十二三四日眷在高階平

宅二十六日復往岳宅

三月十五日雨賊大殺人幸先期揣知避于城西北眷回家十六日眷往桐芳苑蔡

宅十七日暫避胡四兄宅十八日復回岳宅二十日栗生為謀于賊目為立真老民

館于家中眷回家二十八日眷往石壩街女館二十九日往太平里女館

四月初七日眷回王少卿家十一日往坊口作女館十七日移于高家巷以讓女館

在家也十八日眷回家

六月初三日吳栗生赴江西初六日二女來十三日聞棄疾見疹十四日移黑簪巷

席宅亦讓女館二十九日棄疾疾三十日棄疾殤時午